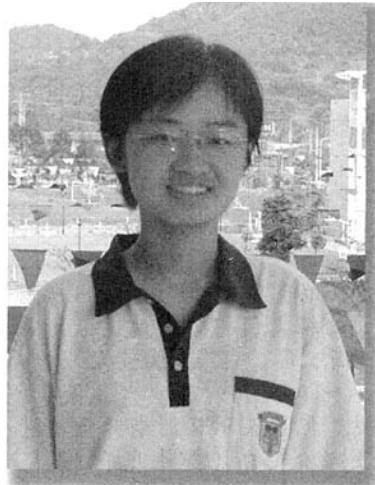


丘倚灵，1989年9月出生。现就读于厦门外国语学校高二，校杨帆文学社成员。爱好文学、音乐，读小学时开始发表作品。



□ 丘倚灵

遛鸟

V

上了年纪的老北京大多有一个习惯：早起上公园遛鸟。舒活舒活筋骨，跟老友们交流交流养鸟心得，兴起了还可以和着鸟儿们婉转的歌喉吊上一嗓子京剧。真是惬意极了。

老王也是这众多遛鸟爷们的一位。带着满头粉笔屑离开了他深爱的三尺讲台，老王教授也就剩下这份爱好。他像调教幼儿园小朋友一样调教他的鹦鹉，让这只白羽红嘴的小精灵显得越发伶俐。

“这位大爷，您是王大海吧。”提着鸟笼在北海公园散步的老王冷不防被面前的人吓了一跳。

“您是……”瞅着同样花白头发的老者，他也一下想不起来是谁。

“麦杆子。”

“哎呀，是张涛！这几十年你都躲哪儿去啦？连个信儿也没有。”老王激动的差点把鸟笼扔在地上。

张涛是老王文革劳改时认识的，算是患难之交。后来查出划错了成分，张涛先被释放了，还接济过他。平反后老王一直想找他报恩，不巧却弄丢了她的地址，断了音信。

“别叫正名，怪生分的。真是有缘哪，过了几十年咱又碰着了。知音哪！”老张来了一嗓子，他手中的鸟儿也跟着叫了起来。

“嘿，麦杆子，都六七十了还这样爱蹦达。你还没说这些年怎么过的！”

两人找了家豆汁儿摊，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话匣子。不知不觉，已经接近中午。

老张掏出表一瞧，对老王说：“老哥，我这得去接孙子，他快放学了。”

“那行，咱们改天再聊。留个电话，约个时辰吧。”

“又上哪儿去遛你的鹦鹉啦？也不瞧瞧时间！”回到家，老伴一边接过鸟笼一边数落他。

“你猜我遇着谁了？麦杆子！几十年不见呢！”老王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絮絮叨叨地讲给老伴听。

“先别管什么麦杆子玉米杆子的，帮我收拾饭菜是正经。你的宝贝女儿、外孙女一会儿要来。”

“什么？”老王本来就红光满面的脸顿时又添一层异彩。洗罢手，他就进厨房和老伴忙活开了。

“叮咚！”

刚关掉煤气，门铃就响了。老王打开门，正是女儿一家子。“我的珍宝回家喽！”老王高兴地大声嚷嚷着，一边在外孙女粉粉嫩嫩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

“爸。”女儿和女婿仿佛有些害羞似地笑笑。倒是小外孙叫完外公外婆后像一只小马驹，进屋撒欢去了。

“多吃点，来来，都是你们爱吃的。”老王和老伴不停地给女儿和女婿他们夹菜，直到三人的碗里都堆成了山尖。

女儿到底和母亲亲，小外孙又在一旁玩儿，老王只好多和女婿寒暄。老王其实更想和女儿谈谈话，逗逗小外孙。女儿女婿都在上海工作，忙得很，难得回来一次；小外孙呢，自从4岁被接去上海后，难得一见了。

女儿女婿突然都停下筷子似乎在犹豫着什么。“怎么，不好吃么？”老伴着急地问。

“不，不是的。”女儿嗫嚅了好一会儿，说：“爸，妈，下个月我们要去加拿大定居，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回来了……”

老王和老伴都愣住了。良久，老王叹口气说：

“去了好，国外发展空间大。手续都办齐了吗？”

“嗯。”

“那，这回就多待会儿吧。”老伴背过身去，悄悄地抹抹眼角。

“外公外公，带嘟嘟去遛鸟好吗？”外孙女双手捉着有她一半高的鸟笼，一颠一颠地跑过来。

“嘟嘟，不可以瞎闹！”女婿轻声呵斥。

“好，外公带嘟嘟去。就去你以前最爱去的什刹海好吗？”老王脸上又现出慈爱的笑容。

“好！”

“乖，先把这口饭吃下去。”老王一把抱起胖胖的宝贝：“你们先吃，我带嘟嘟去遛鸟。”

冬日的什刹海，多了一老一少俩顽童。

送走女儿，老王好像一下老了好几岁。不过生活还是照常，早起和老张遛鸟，交流养鸟心得，兴致起了吊吊嗓子。

今个是中秋节。女儿说中秋节和春节会发E-mail或者打电话的。老王待女儿一走就花大价钱更新了电脑，安装了摄像头。今早他连鸟都不遛了，一心等女儿的消息。

左等右等都没来。老伴儿安慰他：“咱女儿忙呢，说不定过几天就来电话。”

(上接第77页)

2003年11月份，在厦门召开的首届福建青年诗人交流会上，当谈到诗歌需要一些活动和策划来推动其发展时，谢老师话锋一转，一脸严肃地说：“……正在这时，福建最知名的艺术策划人——谢春池出现了。”全场愣然，大伙哄地笑开了，接下来是长久的掌声。我想这笑声和掌声里除了赞许，更多是由衷的佩服。这句话换一个人来说也许很正常，但出自他本人之口，暂且撇开要担当自吹自擂的嫌疑之名不谈，光是在如此严肃的场合当众说出这样自信的话——即使是评价他人，也是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和勇气的。但我认为此时的谢老师其实在无意中袒露出他同时作为诗人率性而为的一面。最近一次看到他（谈到《厦门文学》似乎离不开他）是在厦门电视台晚八点的一档节目上，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题材，谢老师依然是精神焕发，侃侃而谈。肢体语言十分丰富。我想，作为一本刊物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头人，这应该也是《厦门文学》之所以能长期保持青春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前几年，《厦门文学》开辟了诗歌专栏，陆续发表了我的几组诗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不是因自己，而是因为诗

老王更耐心地调教那只鹦鹉了。老友们都恭维它是鸟儿中的教授，高智商。其实是嘟嘟和外公一样，都喜欢那只小精灵。

天有不测风云，老伴被查出长了一个肿瘤，需要立即手术。老王第一回主动给女儿打电话。过了几天海那边寄来了一张支票，——女儿工作也太忙了。

为了照顾老伴，他把鹦鹉送给了老张。没过几天，老张打电话来，不住地道歉：“对不住啊老哥，我那淘气孙儿趁我不在拔了笼栓儿，我的鸟全被他吓飞了，还有您托付的那只……”

“都飞了吧。”老王摇摇头，也没多说什么。

老王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医院回来。肿瘤被确诊为良性，皆大欢喜。女儿一家也很高兴，但又说原订好今年春节的假请不了了——公司刚上了一个大项目。

老王走到阳台，替老伴给她最喜欢的兰花浇水。说我鸟痴，自个儿还花痴呢。老王边想边无奈地笑笑。冷不防，老王听到一句：“这位大爷，您是王大海吧。”他疑惑地抬起头。

是他的鹦鹉，灰头土脸的。

【责任编辑 朱鹭琦】

歌在一个城市自己的刊物上开始受到重视。一个城市，一份刊物，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诗歌，说明它的文化底蕴正在逐渐走向坚实，走向深厚。在纷繁的世俗生活中，诗歌无疑是人类坚守最后一块精神净土的可靠载体。今年5月份，《厦门文学》选发了我的两首诗（我自感这是我真正开始进入诗歌写作的作品），尤其感到欣喜的是，这期的诗歌从质量到版式设计，以及策划上都呈现出可喜的变化。我认为这是《厦门文学》在诗歌阵地上走出了真正属于自己坚实的一步。同时也与背后的诗歌编辑和一直为厦门诗歌默默奔走，真正关注诗歌的人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任何生物的成长都与脚下给了它养料的土壤密不可分，任何事物的壮大都需要一个能够支撑它的坚实的框架。套用一种比较俗气的说法吧：愿《厦门文学》能够承担起真正提升厦门人们精神修养和生活品味这个高尚而艰巨的任务，将来的每一步都能走得更远，更坚实。因为诗歌，因为信仰，因为对这个生活了近十年已经溶为生命中重要一部分的城市的感激与热爱，写下了这些文字。

【责任编辑 王莹】